

# 山后胡 溪声松影里的几度相逢

李向青

爱诗之人,对山水总有偏爱。永康西北部的大寒山虽屈居第二高峰,却以山峦叠嶂、溪瀑成群而独具风韵。四季在此挥洒出不同的画卷:春有飞瀑泻玉,夏则溪声潺潺,秋且层林尽染,冬更雪树琼花,并有天下第一石门、玉皇顶、白灵岩洞等独特景观,相传李白曾踏足于此,在《半夜青溪闻笛》中留下“寒山秋浦月”的千古名句,为这片灵山秀水添了几分诗意与仙气。

山后胡村依偎在大寒山半山腰,海拔近600米,既是登顶最近路线的起点,又以“浙江第一松”闻名遐迩。这个藏在松涛溪韵里的古村落,早已在脑海中勾画了无数遍。

## 初见

与山后胡的缘分,始于一次下乡督查。那年春天,山花烂漫,我们的车子行至村口,前方忽然出现一段塌方,只好弃车步行。小村安然卧于群山环抱之中,白墙黑瓦的房屋傍山而建,沿山路层层向上延伸,一条清溪如玉带穿村而过,其中游鱼历历。村对面是大寒山,看不见顶,仿佛是高不可及的天宫。村里的洁净程度让人惊叹。妇女主任笑着介绍,是位60多岁的村民每日负责清扫,工资不算高,却将每一条小巷、每一段溪岸都打理得十分整洁。沿溪而行,草木的清香混着潺潺水声扑面而来,让人忍不住想要脱去鞋袜,赤脚探进溪里,感受山泉的清凉抚慰;或是坐在石桥上,听溪水把山风的故事说透。可惜还有任务在身,要赶往下一个村子,只能暂且将这份遗憾深藏心底。

工作餐安排在溪边农家小馆,墙上挂着个巨大的蜂巢。主人说这是从岩缝里取下来的,觉得别致,便将这山野的馈赠挂在店里当了装饰。饭菜的具体滋味已有些模糊,唯独一盆紫藤花,微苦中透着山野的清香,久久萦绕在梦中。我望着门外的溪水不禁遐想:若在此建几间民宿,让奔波的人来此看看烟云、听听流水、品品山花野菽,该是多么惬意的事。或许尘世中的许多执念,也会在这溪声松影中渐渐消散了吧。

## 重访

第二次与山后胡相逢,是因大寒山采风活动。我们把车停在祠堂旁的停车场,离集合的时间尚早,便约着先去寻访那棵闻名的“浙江第一松”。踏过几段覆着青苔的古老石径,仿佛踏过时光的隧道,茶园中央的古松赫然入目。枝丫向四周舒展,撑开一把青绿色的巨伞,为过往的行人撑起一片阴凉。松针上还沾着未散的山雾,

风一吹就簌簌落些细碎的凉意。比起黄山迎客松那份“只可远观”的庄重,此刻更多了些想上前抚摸的冲动。我忍不住猜想:这是玉皇大帝遗落人间的车盖,还是神仙兴云布雨后忘了收去的仙伞?但我其实更愿意相信它是守护山后胡村的保护神,护佑着这一方的安宁,而我只是一个偶然而来的朝拜者。

稍作停留后,我们沿溪上山。三月的风仍带着几分寒意,却挡不住山间蓬勃的春意。走了一个多小时,便见一片茶场静卧在淡烟中,像被群山轻轻捧在掌心。沿着茶园一级级往上,仿佛在春天的琴键上跳舞。新采的茶叶有些摊在竹制台匾上杀青,有些在铁锅里揉制。茶场主人热情地为我们泡来新制的大寒山雀舌,细小的春芽在水中旋转舒展,宛若绿衣仙子翩然起舞,清醇细腻的香气便随着氤氲的水雾缓缓沁入心扉。诗意也慢慢苏醒,当即吟成小诗两首以记:《大寒山雀舌》:雾雨云山坡顶斜,春光十万在纤芽。满怀仙气谁收取,婉转风来香未遮。《品大山明前龙井》:试向重山开雾帘,十分春色水中添。一杯饮罢忘归去,犹绕三分在舌尖。

## 再遇

第三次与山后胡重逢,是受老领导项新平主任之邀。他与同事老犁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挖掘八字墙的历史文化,此次采风便特意选在这个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山后胡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,沉静又质朴,似乎永远不会被世尘沾染。门前的溪水依然唱着不变的歌谣,路旁的蒲瓜藤蔓顺着竹架攀爬,展露着生机勃勃的模样,连风里都透着熟稔的暖意,仿佛都在欢迎游子的归来。我忍不住走入溪中,清凉的流水没过脚面,也漫上心间,勾连起童年在乡下小溪摸鱼捉虾的美好记忆,心瞬间也跟着软了下来,仿佛回到了最纯粹的时光。我们重走村里的每一条小路,看祠堂里落了灰的戏台,想象过年时台下坐满村民、锣鼓喧天的热闹场景;又去拜访那棵古松,感受挺拔苍翠的生命力。沿路的马兰头嫩得能掐出水来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恍惚间竟让人觉得春天从未离去。

项主任的同学有个依山而建的小院子,她早就泡好大寒山茶,入口香气如身旁的兰花。在石凳上坐下,同行的朋友说这地方横跨义乌、武义、金华、永康四地,震时让我们生出几分“坐拥四界”的自豪感,仿佛天地都在脚下。午餐更是惊艳,山竹笋煮骨头汤色清亮,山粉粿柔韧爽滑,带着山野的质朴香气。这些都是城市里尝不到的。

饭后,在春萍的带领下,我们去走寒山翠谷古道。古道路旁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清晰地记载着六支队政委卜明、支队长应飞曾带领队伍往返山后胡与陈弄坑的往事。字里行间,仿佛能看见战士们穿着草鞋、背着枪,带着坚定的信念与勇气,从历史的迷雾中坚定走来,每一步都那么踏实有力。可惜,古道入口已改成塑胶游步道,虽然平坦好走,却少了几分踩在古老石板上的质朴韵味。再往里些,游步道向山顶延伸,古道则过桥沿溪而下,水声撞击岩石,溅起细碎的水珠,在阳光下闪烁如钻。春萍说,夏天走这条溪谷,连太阳都晒不到,还有美丽的石潭可以戏水,只是如今竹子快占满了小径,路窄溪深,考虑到同行有年长的长辈,便没有继续深入。

同行的老犁简直就是一本活的植物百科全书。走在路上,他随手拉过路边的枝条给我们讲解:“山鸡椒的果实能当佐料,煮火锅特别香;木莲果要在七八月份摘,等果子老了就汁水做不成凉粉了;醉鱼草揉碎了撒进水里,鱼就会昏昏沉沉浮上来,是他们小时候最管用的‘药鱼法子’。我这自小在农村长大的人,听着他如数家珍般的讲解,也忍不住自叹不如。”

听村里的老人说,山后胡的村落起源,还和木莲有着不解之缘。村里麻莲太婆住处的外墙上记录着《麻莲智救解放军》的故事,原来太婆本名叫王金莲,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,为了掩护应飞同志,被敌人抓去百般折磨,最后竟被灌下阴沟水,毒性发作后,原本光洁的脸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疙瘩。村里人念着她的恩情,便尊称为她“麻莲太婆”。原来,“麻莲”这两个字里藏的是满满的心疼与敬意,是对英雄最质朴的礼赞。而木莲太公,他本不姓陈,当年为了报答陈氏先祖的款待之恩,不惜牺牲自己的眼睛,帮乡亲们寻得这块风水宝地从此安居。村民们感念他的付出,特意为他立了块“木莲太公”石雕,让这份感恩互助的醇厚品德代代相传,也让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村,多了份纯粹的温暖与人情味。

古道出口有几处接山泉的地方,细细的管子从岩缝里伸出来,清澈的泉水顺着管子汩汩流出,是大山无私赠予的仙露琼浆。春萍说,这泉水特意送城里检测过,水质特别好,她每次来都会带几桶回去。我凑过去尝了一口,甘甜清冽的滋味瞬间从舌尖漫到喉咙,仿佛饮下了整个山林的清幽。美霞笑着递来一个空水桶,清澈的山泉缓缓注入。我拎起满满一桶,就像收起那些溪声、松影与往事,准备带回家慢慢细品。

# 向延安

(组诗)  
章锦水

## 在宝塔山下喝小米奶茶

从细节入镜,我们开始考察根据地的底色。一杯小米奶茶,置放在三弦弹拨的情景,陕北汉子的嗓音唱出了红辣椒的味。

晚餐照常进行,和平的人们川流不息。我们坐在最近的餐桌,品尝一首黄土地上流行的民歌。

旧时岁月的回忆与过眼可见的变化,总需一些音乐链接。我们的手捧着音符、节奏与旋律。

或许耳熟能详,或者一种仪式,我们的虔诚带有崇敬。宝塔山下,错过任何的觉悟,我们都会愧对生活。

## 杨家岭的窑洞

先是对一块菜地的准确揣测,揭开大生产的历史序幕。我说,当年的革命从农事抓起,然后政权。

山上挖了一些窑洞,用来安放主义。一群衣衫褴褛的伟人,于此擘画一个红色的中国。

而一张四方形的石桌,在斯特朗那双蓝眼睛里永远定格。伟人断言: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

这里是一颗红色的心脏,它的跳动牵动长江黄河三山五岳,牵动亿万人心,直到如今。

## 访中共七大会址

把一种思想举为旗帜,伟人的思想是伟人们集体思想的结晶。多么磅礴的总结。

历史总是逼近现实。八十年前会堂里的讲话,还是明理管用,还是耐人寻味。

最持久的真理,来自最朴素的逻辑,经历雪山草地与雷雨腥风,手握着的拳头已坚硬无比。

枪杆子里出政权,这里孕育新的政权。此时此刻,黄土岗上弥漫着红旗、战略、制度和铁律。

## 在鲁迅艺术学院

背着行囊来的,都是我。我从四面八方来,以进步向延安,向心中燃烧的火炬和理想。

我的胸膛里有火,我的手中有笔,如枪,如弹,如炸烈的激情与青春。我义无反顾地追随灯塔。

我是文艺,一个特别时代的灵魂写照,一个开荒自救南泥湾人的号角,一个让知识、艺术唤醒大众的殿堂。

在鲁艺,窑洞里长久回响一种声音,1942年,座谈会上那口浓重的湖南话,至今仍是文艺恪守的“两为方针”。



双龙闹芝英 颜潮水 摄